

第60届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举行

## 2023 林格伦纪念奖揭晓,中国出版引国际瞩目

本报记者 郑周明

2023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BCBF)于3月6日至9日在博洛尼亚展览中心举行。今年是特别的一年,BCBF迎来了60岁的生日。来自世界各地优秀的儿童和青少年领域的插画家、出版人和评论家与BCBF一起庆祝这一特殊的生日。书展期间,围绕60周年举办了包括“意大利卓越——伊塔洛·卡尔维诺插画展”在内的专题特展、联合国与国际出版商协会合作发布了包括简体中文版在内的“永续发展目标”儿童书单等特别活动。

书展第二天,2023林格伦纪念奖揭晓,美国作家劳丽·哈尔斯·安德森获奖,评审团称赞“在她为年轻人所写的小说中,表达了对意义、身份和真理的寻求,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她那暗含光芒的现实主义揭示了时间和记忆在年轻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她有部代表作已推出中文版,分别是《说出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6年)和《冬女孩》(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此前公布的候选名单中,有张之路、黄蓓佳、秦文君、熊亮、黑鹤、于大武等六位来自中国的作家与插画家入围。

就在BCBF开展前几日,2023年博洛尼亚最佳童书奖揭晓,有三部中国童书获奖。今年,评委会从全球出版商提交的2349种参评图书中选出了四大奖项以及一个特别关注主题奖,其中,夜晚、命名世界、无字书是今年评委会观察到的三大重要童书主题。

来自中国的由愚一、王祖民著绘的《噤噤噤》(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获得虚构类作品奖特别提名奖,评委会表示“这是一本奇趣幽默的书,封面生动富于艺术性,通过一群色彩斑斓、性格不一的动物



讲述了邻里、友谊、偏见和与人交流的故事,故事中充斥着荒诞和令人惊讶的反转剧情。艺术家充分利用每一页的空间和色彩,为角色塑造了强有力的肖像”。

由孙俊著绘的《谁的袜子》(信谊图画书、明天出版社)获得漫画类作品奖·中低年级组首奖,该书将经典儿童读物叙事的重复和变化运用了漫画分隔镜头的形式来表现,讲述一只小黑猫寻找丢失一只黄袜子主人的故事。从一层楼到另一层楼,故事中满是幽默的拟人化动物角色,展现

了形形色色的市井街坊。评委会表示“幽默和值得一读再读的图画创意和细节伴随着故事主角一路找到袜子的主人。整本书出色地运用了有限的色彩”。

第三部获奖童书是来自中国香港作者Chivas Leung著绘的《晚安》,获得漫画类作品奖·青少年组特别提名奖,该书讲述了一个关于在永恒黑暗中生活的故事,评委会注意到“这本书的石墨线条印刷在粗糙的新闻纸上,让它感觉像是一本日记或朋友的一封信。创新性地使用了黄色和蓝色的单色印刷,精确校准以达到最佳表现效果,既丰富了故事内容,又促进了读者和故事之间的共情联系”。

作为全球童书出版领域最负盛名、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奖项之一,博洛尼亚最佳童书奖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体现杰出图书设计与编辑水准的优质童书作品,由业内专家组成的国际评审团评选而出。博洛尼亚最佳童书奖不仅是一项出版界奖项,更是国际版权贸易的风向标,赢得首奖或是获得提名,都将极大地提升获奖图书在业界的知名度,带动图书在众多海外新市场的版权输出。本届获奖童书同时在BCBF现场展出,也将与往年的获奖作品一起珍藏于博洛尼亚市立图书馆。除了展出上述获奖作品之外,评委会还从报名参评的书籍中精选出100本佳作,以特展的形式在现场呈现,来自中国的大吴著绘的《游河》(蒲蒲兰绘本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常立与张帆著绘的《你要去哪儿》(上海教育出版社)入围了本届百本童书特展。

还有更多中国童书从业者的身影出现在本届BCBF现场。除了获奖童书,有多

位中国插画家作品入选了今年的博洛尼亚插画展优胜作品,这些插画之后将开启两年的全球巡展。据悉,此次BCBF中共有26家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出版商和印厂参展,来自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蒲蒲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禹田翰风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邦臣文化有限公司等出版机构的近三百种原创版权书籍在现场向来自全球的出版商展出,展现中国优秀原创童书以及出版机构的实力。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CCBF)也在BCBF设立了形象展示位,向全球出版业展示与上海国际童书展系列活动和主题特展相关的优秀作品,吸引海外出版人及创作者参加将于今年11月17至19日举办的上海国际童书展十周年盛典。

从1964年至2023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已经成为全球出版业的标杆,站在出版前沿关注着影响未来的话题,今年论坛涉及到的议题就包括了希腊童书的创新、儿童书籍的审查制度、人工智能的新作用,在世界贫困地区推广阅读、非洲出版的机遇和挑战等内容。同时,它也在60年里不断拓展着自己与全球不同国家地区的深度合作,尤其是与中国上海的长期合作对话关系,正如BCBF项目总监埃琳娜·帕索利所言:“今天的博洛尼亚童书展是一个从童书出版到授权再到大众出版的展会体系,其规模也辐射至世界另一端的上海,并在许多不同的国家持续不断地开展合作和线下活动。展望未来,BCBF并不缺乏新的项目,我们准备在未来十年里再度发力,借助我们标志性的能量和创造力继续发展。”

《文学馆之夜》聚焦「心多远跑多远」

跑步是一种慢生活,也为作家提供着耐力

本报记者 郑周明

在一种追求健全人格的现代生活兴起之后,日常运动逐渐融入大众的生活方式,其中随时随地可以开启的跑步运动更是深入人心。翻看近现代文学史,作家们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著有《格列佛游记》的乔纳森·斯威夫特年轻时,每当写作陷入混乱便出门跑步,路易莎·梅·奥尔科特让《小妇人》中的女主人公和自己一样肆意奔跑,更为人们熟知的是跑过三十多场全程马拉松的村上春树,他将坚持跑步视为磨练职业小说家意志力的生活方式。

从运动项目转向生活方式的跑步,究竟为现代人带来了哪些意义,又为文学创作带来哪些收获?3月13日上线的《文学馆之夜》第六期,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与作家徐则臣、科学家刘颖、律师董的,作为跑步爱好者为读者打开了跑步的多面风景。

谈论跑步,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体验。李敬泽喜欢在陌生城市的深夜跑上一段,形容自己像面对大海或沙漠一般迷失在街道之间,这种迷失有时带来内心的慌乱,有时则是通往开阔,正如多年前他在《跑步集》的序言中所说,“就我的体验来说,跑步是一个去掉‘我’的好办法,一个写作者或者一个阅读者,如果我们能像跑步那样,把自己彻底交出去,从有限的、顽固的肉身中的那个‘我’跑出去,这个时候你可能

会觉得至大无外,会觉得这个世界如此清新饱满,进出无碍。”

徐则臣在跑步中获得的则是疗愈,他回忆自己在高中阶段有一段时间神经衰弱,最后发现晨跑“是治疗神经衰弱的唯一方法”,而到北京工作后,他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人大附近,经常绕着人大操场跑步,之后因为缺乏专业指导导致脚部与膝盖受损暂停了跑步习惯。

独自跑步,或是像刘颖那样在波士顿访学时加入当地跑友社团,最大的乐趣在现场几位看来一方面是自我独处,另一方面也是“寻求简单而亲密的伙伴关系”。如果将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回溯到古代,李敬泽说,“跑”这个字很晚才出现,未见于《说文解字》,其本义也与今天完全不同,跑在古代通“刨”,意为掘地动作,杭州的虎跑泉里的跑字是念“刨”音,也就理解了这个名字的由来。至于古代表示跑步意思的字,其实是“走”,在东汉《释名》一书中记载道,“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所以李敬泽提醒,在注重仪表容姿的传统社会里,用到走字通常是比较狼狈仓皇的,比如《三国志》里的“关羽败走麦城”。

由此引申,他也提到徐则臣的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里的“跑步”也并非字面意思,也是有着仓皇的含义。徐则臣回应说,这部小说的故事讲述的是小镇青年来到大城市,从宁静世界来到现代化世界,他

们必须奔跑着去生活。在他之前写的文章中曾如此解释自己小说中对“跑步”这个动作的偏好,无论是《跑步穿过中关村》里卖盗版光碟的敦煌,还是《啊,北京》里办假证的边红旗,《西夏》里经营小书店的王一丁,他们的“跑步”是因为城市太大,外来者容易迷失,“他们依然不明白自己的事业是什么,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宏大愿望和一腔‘干大事’的豪情。”于是,他们通过跑步这个动作来躲避更多对人生和生活的思考。

让徐则臣困惑的是,为什么跑步这件事在城市随处可见,但他在乡村却观察不到同类现象。事实上,他的小说部分也回应了这个困惑,城市的跑道规划和生活节奏悄然间促使跑步者建立起了跑步的秩序感和使命感,而乡村的自然景观则放缓了个体内心的这种感受,前者从行走不自觉趋向奔跑,后者从奔跑自觉趋向散步。李敬泽回应认为,跑步作为一种现代生活现象,的确晚近才流行开来,而刘颖与董的则认为跑步代表着某种自律和良好自我管理。让四人感到认同的是,“坚持跑步、突破自我,同时也会形成自我怀疑的现代病”。

将跑步深入到生命自律境界的,当然要提到村上春树,在《当我跑步时我在想什么》一书中,他提到最初跑步是为了减肥,再之后是弥补写作导致的长时间静坐,最后是形成自律意志甚至影响写作的持

续性,“跑步让我对自己的写作才能保持信心。通过跑步,我知道自己努力的极限在哪里。我的肌肉越强壮,我的思路就越清晰。我相信,那些过着不健康生活的艺术家他们的才华会更快地燃尽枯竭。从事艺术工作是不健康的,艺术家应该投入一种健康的生活来加以弥补。作家寻找他的故事是有危险的,跑步帮助我避开这种危险。”另一位在现场被提到的作家是刘震云,他自己曾表示,自15岁当兵那年开始跑步,至今已坚持了四十多年。跑步不仅让他身心愉悦,也是创作之前让思绪和感觉保持活跃状态的方式。而李敬泽之所以在现场展示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的作家曹禺的一对镇纸,也是因为曹禺与跑步存在着些许关联。曹禺曾在访谈录中提到自己早年间在天津街道长跑的经历,为的是鼓励自己度过人生某些时刻的难关。

从坚持跑步的规律中无疑可以看出一个作家的创作耐力或竞技性,徐则臣观察到一个有兴趣爱好并且坚持规律化的作家,他的写作也往往会保持旺盛的状态。而对大众而言,跑步更是现代生活一个巨大的镜像和隐喻,借助跑步之快,现代人反而寻求到了一种生活之慢。李敬泽借用《西游记》中的一段典故说道,“现代生活给了我们无数的‘云路’,而回到身体,回到路上的奔跑,成了我们要找回的‘本路’。”